

己卯年
雨雪

真实的事情总有一种气息……
寻找光的方向

熊育群 著

南方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



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三日

农·历 八月十一 星期六

己卯年 癸酉月 癸亥日





己卯年 雨雪

真实的事情总有一种气息……

寻找光的方向

熊育群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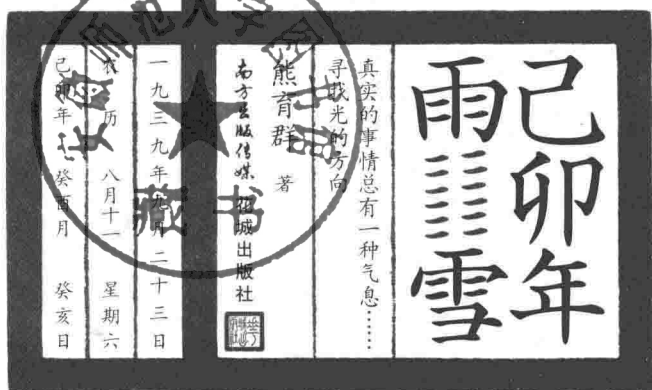
南方出版社

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

八月十一 星期六

己卯年 癸亥月 癸亥日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己卯年雨雪 / 熊育群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6. 1
ISBN 978-7-5360-7656-3

I. ①己… II. ①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92051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责任编辑: 林宋瑜 揭莉琳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装帧设计: 视觉传达设计工作室

书 名	己卯年雨雪 JIMAONIAN YU XUE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
印 张	24.5 1插页
字 数	320,000字
版 次	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5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

第二天，武田千鹤子穿上军装，把一头长发挽进钢盔里，她不无留恋地望了望那条霞光跳荡的江，和武田修宏一起登上了卡车驾驶室。晨曦漫溢，大地正从幽暗中被唤醒。

这是一辆做收容的空车，老旧的车身油漆斑驳，被刮碰得凹凸不平。汽车“咔嗒、咔嗒”一发动，他俩的手就紧紧扣在了一起。千鹤子侧过脸盯着武田修宏的脸看，霞光涂抹在她的脸颊上，她的笑意朝晖一样浮动，漾着满足、幸福和羞涩。

运输车队发动机隆隆轰响着，一辆接一辆开出了大湾杨。收容车最后上路，从村口的一段沙土路走上了荒地。朝阳透过玻璃迎面扑来，他们都注目着刚刚跃出地平线的一轮红日，它显得特别地大。

新的一天开始了。这是个极平常的一天。

千鹤子参加慰问团从日本来到中国，遇上了人生最巧合的事情——慰问武田修宏所在的西祇部队。这是她一直祈求的事情，也是她申请参加慰问团的缘由。前天恰逢中秋，半夜里她从营田推山咀码头上岸，与武田修宏团聚了。但是，明天即是他们分离的日子。这一天，对千鹤子注定不是一个平常的日子。

第一天一大早，千鹤子听到传令兵气咻咻跑过门前，她正在梳洗，粗嗓门的声音让她惊慌。西祇部队凌晨接到了战斗任务。中队长随后告诉她：“慰问取消了。”他给了武田修宏两天假。但是，打仗没有营地，他们得跟着部队往前走。

从第一天开始，千鹤子就感觉武田修宏突然会从自己身边消失，这

种隐隐的担忧破坏了她那满溢的幸福感，就像船下的暗流，随时可能把船掀翻。想到明天就要离开，他又将投入战斗，想到这是真正的生离死别，她就不寒而栗。她深情地望他，望一百年不够，一万年也不够。她渴望把他带回去。

这个愿望从一出现就难以压制，她知道这不可能，但她无法克制，这样的想法就像海潮一样涌来，像海啸一样让她发疯。她清楚地听到自己心里在说：“这里不是日本，纵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道理，在别人的土地上厮杀总是不好的。”那些在国内看到的电影像水泡泡一样在她心里破灭，那些关于“圣战”的话这么虚假，她再也难以相信了。

她一路看到的只有对峙与仇恨。而战争的残酷让她每晚都睡不安稳。特别是睡在别人家的床上，却不知主人是死是活，他们本来生活得安逸、平静，因为战争突然失去了家。无家可归的人该是多么悲惨……在支那的日日夜夜，她的心灵极度不安。

太阳上升得很快，像个放飞的气球，颜色由红变白，强烈的光芒越来越刺人眼睛。晨风吹拂，恍若阳光抚人肌肤。卡车司机眯眼开车，他比他们年纪稍大，他的脸上总带着笑意，笑眯眯的眼睛不知是阳光的缘故还是他笑的表情。有时他故意把脖子伸到方向盘上，意思是告诉他们他什么也看不到。可在车上他们又能做什么呢。

武田修宏双手抱住千鹤子，用鼻子拼命闻着她，就像要把她的气味永远记住。他的心在剧烈地跳动，千鹤子感受到了他急促的心跳。她不知道，从她那双黑色的大眼睛里流露出的哀伤有多深。武田修宏像一个犯了疟疾的病人，全身一阵阵发冷发紧，他算着时间，用不了多久，千鹤子就会从他身边消失。一种哀伤又悲凉的情绪吞噬了他。她的出现反而让人生变得更加悲剧。

车队先向南走，然后又转向东南，红色土壤的丘陵上根本没有路。路都被当地百姓毁掉了。汽车走的路是坦克压出来的辙印，有的地方是

工兵与苦力临时平整出来的。听说苦力大都是从湖北强征过来的，当地征不到民夫。汽车走得左摇右晃，驾驶员无暇顾及车内，眼睛直直地盯着路况，小心偏了或是打滑陷落。

偶尔响起枪声。千鹤子赶紧朝车窗外面张望。武田修宏不在意地说：“没事的，不要怕，离我们还远着呢。”

仔细一听，隐约还有呼喊声，千鹤子听出是支那人在喊叫。这是她熟悉又陌生的语言，听着害怕。她抱紧了武田修宏的腰。

汽车爬了一个小坡，轰轰响了两声，“咔哒”一声，突然就熄火了。司机掀开座位，拎出一个铁皮工具箱，又翻出一些零件，下车时跟武田修宏说：“一个部件坏了，你们等一等，马上修好。”

他打开车盖，一头栽进去，在驾驶室看不到他的人影了。

前面的车队从坡地转过弯，又在一处高地出现了，然后再也看不到了。轰轰的汽车引擎声也渐渐消失了。四周突然死一般的寂静。所有人的耳朵都竖了起来，仿佛一只麻雀走动的声音都能听见。却只有风声，吹过树叶的风哗哗响起，千鹤子看到樟树叶在摆动，有几片树叶急骤地转着圆圈，像卷进了漩涡。

车厢里的两个士兵跳下车，来询问司机车还要修多久。他们显然有些着急了。

千鹤子双手紧紧扶住武田修宏的胳膊，她突然感觉面前的这片土地如此陌生，这些低低的丘陵，丘陵上裸露的红色土层，这些挂满一嘟噜一嘟噜青黄色果子的苦楝树，车旁的大樟树，远处水塘枯萎的荷叶，无精打采的野草，坡地上的松树林、竹林，全都变得陌生了，刺眼的陌生。她第一次感到了什么是异国他乡。她只想回家，回到日出町。她终于忍不住对武田修宏说：“修宏，我们回去！”

武田修宏安慰她，说：“不要怕，我刚来时也像你这样。没有事的。”

时间变得无比漫长，这里再也看不到日本人的影子了。司机几次发动汽车都没有成功。这时响起了枪声，左右山上都在打枪。武田修宏按下千鹤子的头，说：“趴在上面，千万别动。没叫你不要下来。”他拿着枪跳下了车。千鹤子喊了一声：“当心啊！”

“砰、砰、砰”，枪声在汽车边上响起，武田修宏他们在车厢里还击。“当、当”，子弹打到了驾驶室门上。武田修宏喊：“在树后面，快！在树后面。”又是一阵射击。

千鹤子身子抖动起来，恐惧就像冰凉的液体浇向了她的全身，她头皮发麻，脑袋拼命往下，夹到了两膝之间。她想不到自己这么胆小。她脑子里似乎飞速闪过一个个念头，又似乎空白一片。打在门板上的子弹声音很响，好像就打在她身边。有一个士兵在喊：“我中弹了。”

有人从车厢跳下来。枪声“卟”地一声，接着是重重摔地的声音。

枪声稀落了，紧接着又是一阵“砰、砰”响。

四周终于重归于宁静。时间仿佛停滞了。

千鹤子精神恍惚，她感觉自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像一朵芦花一样飘然下车。叫她下车的不是武田修宏，而是一个支那男人。周围全是一张张陌生的脸，他们眼睛盯着她，枪口全都指着她的头，谁也不说一句话。那眼睛里闪着一朵火苗似的，她懂得那是一腔腔的刻骨之仇。

她在汽车轮胎边看到了武田修宏，他扑倒在地上，他的肋骨、后背都在流血。人一动也不动了。她跪了下来，从他手上拿起枪往边上一丢，她憎恨这些枪。她抱起软绵绵的他，让他转身面朝着自己，这张日晒雨淋古铜色的脸突然变得这么苍白，眼睛紧闭着，嘴微微张开，露出他亲切的虎牙，他仿佛还有话没有说完就睡着了。

千鹤子用衣袖轻轻擦掉他脸上的尘土。她不知道为何他一转眼就变成这样了。她的脑子麻木就像夜晚浓浓的抹不开的黑，某个瞬间，眼前的东西都消失了。她想哭却没有眼泪。钢盔不知谁把它摘下了，她的一

头长发垂到了胸前，她就让它把他的脸全都盖住，让他知道他的妻子是多么温存的一个女人，她从遥远的家乡来，不会抛下他。

这一次，他可以跟她走了。她用嘴舔他的血，开始找棉纱、绷带，他的身上带着这些东西，他时时在为这一刻准备着。她要堵住那些往外流的血。她为他止血、包扎。她将嘴唇靠在他的耳朵边上，轻轻地说：“修宏，我们回家……”

一
一

武田千鹤子慢慢苏醒，她听到了一个孩子的哭声，孩子在呼喊着妈妈。一瞬间，千鹤子看到了母亲的脸。她的身子一阵颤抖，喊了一声：“妈——妈——”

她的脑子如一架朽坏的水车，被一股股水流冲刷着，艰难地转动起来，回忆、幻想涌现，出现了火车隆隆的响声，也许是枪炮声；一个亲切却无法记起来的身影；“千鹤子”，谁的声音？孩子在呼喊……听觉出现后，她感觉到了耳朵的位置。知觉一一被唤醒，她在一团岩石样的晦暗中挣脱出来，渐渐意识到了困住自己的这个木笼。

依稀有一间房子，不断有人破门而入。来人总是哭闹、撞击，声音的滔天巨浪，房子船一样要掀翻了，却又纹丝不动，木质的栅栏一直“咔咔”“咚咚”作响。这与她黄海坐船遇到风浪一样，船舱里所有能动的东西都在滑移，撞得“砰砰”地响。

现在只有孩子的哭声，远远的，像在苍野上哭，像在天空里哭。

有人走动，点燃了煤油灯。黑暗中的光，黑暗与光互相照见，只是一个小小的局部。世界只有被光照亮的这片小小空间了。这个男人不说

话，这个房子再容不得声音了。有时他盯着她，呆呆地，像想起什么，又像盯着一个全然陌生的怪物，带着疑惑，想要辨别什么。现在他似乎是在流泪，低着头，用大手掌擦着双眼，他在轻轻呼喊一个名字“旻如”。

千鹤子的疼痛“轰”地一下复活，锐利得像刀子，烧灼如火，钝挫则似棍击。意识与疼痛几乎同时复苏，她的身体内打开了一扇天窗，光芒顷刻间由红变白，明亮一片。

“妈妈，妈妈……”稚嫩的声音到了她的身边，千鹤子慢慢睁开了眼睛，一个轮廓跃入眼帘，影子剧烈抖动着，那么小。一个六七岁的孩子，眼睛两道白光正射向她。

小孩突然怔住了。

千鹤子看清了孩子蓬松的头发，那是泛黄的稀疏又纤弱的发丝，彼此粘连着。圆脸上深浅不一的暗影，多脏啊，还挂着鼻涕。再看细了，额头上重重的一道暗影是伤痕，脸庞破裂，粗暴的破裂。藏青色的衣服又脏又旧，还有补丁。白色补丁上看得发黑的血迹。她那双伸进栅栏挥舞的小手停止了，像秋天蔫了的藤叶无力地垂了下来，在碰到栅栏后，顺手抓住了它。

哭声停了下来，只有抽泣，喃喃的自语：“不是妈妈，不是妈妈。”最后大喊：“不是妈妈！”她瘫坐在地上，手背擦着双眼，又哭了起来。“欢欢要妈妈，欢欢要妈妈……”

千鹤子一阵晕眩，眼前的一切又变得遥远、不真切。万物都虚在不能聚焦的幻影里。所有的一切似乎都与己无关，都在疼痛、昏沉、高烧不止……她无力地合上眼睛，她不愿看到眼前的一切。生命如此空虚。支那之行不真实，哪怕自然山水让她记起故乡的某个河谷、山头，这个世界却不再真实了。千鹤子不能把这些天来发生的事情当成她人生的自然延伸，当成她的生活，她的生活与常识都不是这样的。她只想回到自

己那个真实的世界去，那个海边叫作日出町的地方。只有对它的思念才是真切而强烈的。

每一次苏醒，千鹤子眼前就出现了那辆卡车，那片苦楝树，还有高大的樟树，低矮的丘陵，“砰砰”的枪声，有人喊“我中弹了”，那不是武田修宏的声音。然后是一片寂静。她看到血从车轮上随他身子的下滑拖出可怕的一抹猩红……

饥饿的感觉一出现就这么猛烈，铁锄一样在她体内掘动，狗一样于五脏六腑啃咬。尿意来了，突然很强烈。她摸了摸早已被撕破的裤子，硬硬的地方是血块凝固了，裤裆下是湿的，她小便失禁了。

她的记忆在恢复着，从自己身处的房间到这些天发生的事情再到以前的经历，这些被时空切割成碎片的事情连接起来了，她随记忆穿越了它们，现实感立刻复活，她就像突然浮出了水面。

疑惑的是，这些事情如何变成了自己的经历？感觉有一股强大的推力让她无法抗拒，她痛苦地闭上了眼睛。

从小就听人说起支那，男孩子拿着竹棍当枪来刺，把树木草丛当成支那人。那时感觉支那遥远，远得一切全当成了游戏。想不到真的到了支那，支那的情况却不是那样的。

自己居然还活着，死了多好啊，可以追随他而去。他的灵魂在这个可怕的陌生的地方，还是回到了大分的日出町？别府湾的海多美啊！她来看他，千里万里地赶来，为的是可以一慰相思之苦，想不到却是给他送终。他真的变成了神灵？想起自己抱着他的时候，那张惨白的脸对她的哭喊再无半点反应。天塌了下来，轰隆隆，像在坠入一个深渊，世界开始黑暗，她落入了人生的绝境。她再也回不到事情最初的状态了。

“不！他没有死！他不能死，他不会丢下我！”

人生这样荒诞，转眼之间，她一个人留在这个完全生疏的地方。而他，不知去向。

那个男人在朝她这边看，没有说话。他鼻子噙动着，一会儿把门打开了。房子里的光线亮堂了一些。煤油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熄灭的。他点灯是为了什么？这个支那人表情总是这么奇怪。想起来了，他就是那个命令她下车的支那人。她胸膛里腾起一团火，火从她的眼睛里冒出来。

窗外断墙兀立，几根旧木条上支着瓦片，这是塌下来的屋顶，一根陈旧的杉木檩条截向空中，它们朦胧不清，模糊得不像现世的。靠近窗口的一丛树叶是萎靡的，在风中轻颤，浮着一层微弱的颤抖的白光……一个黑点划过，她听到了麻雀熟悉的叫声。

小女孩起身，朝房门走去，“不是妈妈，不是妈妈……”她双手举着，还在擦泪。她穿的是一条开裆裤，光着脚板。

武田千鹤子不明白她怎么会以为自己是她的母亲。进入这间房子的人，都像着了魔，喊打喊杀，对她恨不得千刀万剐，他们对着栅栏又踢又捶，拼命拉扯，伸进栅栏的双手临空舞蹈，想抓住里面的人。

愤怒这么无边无际。武田千鹤子像是海滩上孤立的一块礁石，被汪洋的大海冲击、吞噬。他们累了，手挥不动了，嗓子也喊哑了，瘫坐在地上，哭。有的走出去了口里还在咒骂。

她懂得这样的哭，恐惧、悲痛、仇恨、凄凉、绝望……她失去武田修宏后也这样哭过，在支那人面前她的哭都压抑在心里，她不能给大和民族丢脸。

昏迷的时候，她分不清丈夫是死是活，他跟她说话，她听不清，她问他身上痛不痛，他只是摇头。他肩膀和胸口的血还在流着，仿佛没有止境，她拼命捂着，到处寻找绷带，找呀找呀，怎么回到了自己家里，打开所有的柜门，衣服抛得满地都是，甚至少女时代的和服也翻出来了，就是找不到绷带，也找不到他的衣服。

母亲就是在这间房里教她如何叠放丈夫的衣服，怎样给他搭配穿着，把他每天穿的衣服准备好，放在榻榻米的一侧。那时她还没有结

婚，少女时代她就在学习如何侍候未来的丈夫。

她看到他又死了。她在梦里哭，悲伤同样让心房颤抖、疼痛，她哭得喘不过气来。她总是这样，清醒过来了哭，昏迷了也在哭。她的眼泪像濑户内海的海水一样多。

身上的伤开始结痂，暗褐色浅浅的疤就像水面结出的一层薄冰，血终于开始凝固，皮肉被割开又在长拢。自己被关了多久？

千鹤子开始打量这间茅草房，杉木的檀条上铺了竹条，竹条上的稻草潦草地铺着。她想到老家屋顶厚厚的藁草，那刀切一样齐整的平面。石灰的墙上布满刮痕和擦痕。窗那么小，窗楞是简陋的几根木棍。泥地没有一块平整的，土坷垃一块块泡沫一样鼓起来。栅栏里面，铺了稻草。她就躺在这堆稻草上。这是一间牛栏房？那墙上的刮痕分明是牛角划的。

那个孩子她妈妈是被杀了还是被抓走了？找她的人都是亲人被杀来寻仇的，只有这个孩子错把她当成自己的妈妈了。失踪的人很多，他们生死不明。他们中很多人已经变成了腐烂的尸体，四处散发着恶臭。

武田千鹤子被带到营田来的时候，她在船上就闻到了尸臭气，她不知道是什么气味，以为是芦苇荡里的死鱼。臭味让她头晕，恶心得想呕吐。

从一开始她就抱定了一死的念头。船行到深水处，武田千鹤子纵身一跃，跳进了湖中。被人拖上船来的时候，她就分不清自己的生和死了。

在营田她看到了尸体，田地、水塘、房屋前后的尸体横躺竖倒。支那人的衣服本就宽大无形，尸体就像破衣烂衫随意而弃。房屋没有几栋完整的，孤零零挺立的墙壁被烟火熏得漆黑，街道一片荒芜。马路被炸得坑坑洼洼，高一脚低一脚，若不是禾苗长得高了，还不如稻田好走。这是地狱还是《源氏物语》里须磨一样离奇的世界？

三

祝奕典迷迷糊糊睡着的时候，“砰——”地一声，杉木门被人撞开了，一个细伢子“哇”地一声哭，直向房里关着的女人扑了过去，“妈——妈——”哭喊声也扑向了他。

他在牛栏房呆了三天。他每天去一趟牛形山坟地。日本女人静静地躺在牛栏房里，他不知道她是否还能活过来。原来他有过以她活祭亡人的冲动，现在觉得杀一个垂死之人没有什么意思了。

抓到她的时候，他以为是一个日本梁子，他命令她下车。她抱着一个日本梁子流泪的时候，有人一把扯下钢盔，一头乌黑的头发水一样泻了下来，把她的双肩都盖住了。他才知道抓的是一个女人。这让他多少有些失望。

祝奕典从女人的侧面走到她的前面，命令她抬起头来。女人没有理他。她以为女人没有听懂自己的话，用枪口点了点她的头。女人抬头了，对瞄着她的枪口视而不见。

扯钢盔的王旻鹏，去搜她的身，上上下下搜了一遍没有发现武器。女人对他搜摸自己全不在意，她抱起那个日本兵，用口舔干他的血，用丝棉塞住伤口，又去找绷带，哇哩哇啦跟他说话，好像他还活着一样。祝奕典一瞬间也产生了他还活着的疑心。

高大个子的男人满身是血，脸皮纸一样苍白，双眼紧闭，粗密的眉毛如白纸上的一笔浓墨，他双手软软地耷拉着……难道他还活着？对一个抱在女人怀里的人祝奕典开不了枪。

女人的肤色很白，直线的眉毛横卧额头，圆弧形的脸掩在黑发丛

中，晓月般皎洁。一直到女人抬头了，祝奕典才看到她一双杏似的大眼睛，凿子一样看人，右嘴唇下有两颗黑痣。他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几乎叫出声来，她太像王旻如了！那两颗痣也一模一样。只有她的眼神是异样的。

刚刚过去的战斗，日本梁子死得比畜生还不如。但现在这个女人抱着男人像抱着死去的儿子，她心碎的样子，让死亡突然变得十分可怖。这不是陌生人的死，更不是仇敌的死，而是亲人的死。想到王旻如的死，祝奕典的心绞痛起来，眼前发黑。

远处的炮声还在隆隆轰响，零星的枪声显得若有若无，仔细听，它一会儿响一下，不仔细听，却是寂静无声的，让人怀疑是脑子里面在响个不停，搞不清楚枪声是停还是没停，反正祝奕典的脑子里枪声就一直没有停过。

这里不是久留之地，祝奕典要王旻鹏看住女人，说：“到车上看，有冇么里东西。”他带头爬上了卡车。有人去三个死了的日本兵身上搜查，枪、子弹、刀、水壶、手表、罐头、糖、背包全收缴到了一起，连日本兵的军装也脱了下来。

如何处置女人发生了争议，王旻鹏想一枪把女人杀了，祝奕典有自己的想法，他决定把这个女人带回营田。

撤退的时候女人还在对着尸体低语，轻柔呢喃，被人狠狠地掴了一巴掌，有人一把抓住她的头发就往前猛拖。女人一个趔趄差点摔倒，她没有喊叫，只是左右不停地扭过头来，喊着：“修宏、修宏……”眼泪如泉水一般喷射。

祝奕典听着女人嘴里喊出的陌生语言，想起了王旻如莺啭般的声音，这是一种多么陌生又生硬的声音，带有秋风吹桐树的沙沙音，爽朗、清澈而真切。祝奕典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
转过几座低矮的山头，祝奕典重复着一句话：“恶有恶报！恶有

恶报！”经过一个叫青竹桥的地方，狗“汪汪”狂吠着。村里空无一人。村民躲日本兵不敢回来。两个男人看着女人相互对视一眼，彼此明白对方的意思，其中一个胖子对祝奕典说：“黝吧！黝他娘咯日本人的屁！”

祝奕典看了一眼他，胖子右脸下方有一块刀疤，红得晃眼。他从两人的眼神上看到了一种久已蓄谋的企图，那是淫邪与报复交织而扭曲的神情。他的脸上掠过一丝痛苦的阴影，一瞬间，他的视线从眼前的草丛望向了一个虚幻的地方。他咳了一声，喉结滑动了一下，没有说话。

女人被两个人往一栋瓦房里拖，又有两个人犹犹豫豫跟了过去。祝奕典仰起脸，天那么阴沉，一只鹰在天上翱翔，有一股冷风扑面而来。王旻鹏也抬起头望着那只老鹰，他们都想到了王旻如，日本人凌辱她的一幕再次在祝奕典的眼前浮现，他的脸庞瞬间涨得紫红，脖子上的青筋条条凸起，呼吸变粗。

远远传来了女人凄厉的尖叫声。祝奕典狂吼了一声，“黝你娘咯——”他拿出枪对着老鹰放了两枪，老鹰一个扑闪，箭一样向着高空飞去。祝奕典听不得女人的尖叫，一听到尖叫声全身就像着火似的，身体要爆炸了，他瞬间会失去理智。

房里的男人都跑了出来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女人的军裤已被撕裂了，露出大腿和屁股白皙的肌肤。祝奕典要王旻鹏找一条日本兵的裤子。女人拿裤子的时候不知道要干什么。祝奕典朝她大吼一声：“换裤子！”他们都背过脸去。祝奕典一个人朝前走了。

女人站在一个坡地上，眼神呆痴地望着手上的裤子。王旻鹏冲过去拿过裤子在她身上比画，女人看着他，慢慢把裤子抖开，直接往脚上套。王旻鹏心想，“你还活着呢，我姐姐却死了。”

接下来的一幕祝奕典没有想到，女人先是跳湖；到了营田，有人

看到穿日本军装的她，上来就打，打得她牙与血从口里喷出来；有人抓她的头发和衣服，军服被撕开了，被人一把扯掉；有人拿刀来杀，祝奕典本想让她死于乱刀之下，当看到她的身上左一刀右一刀，割得鲜血淋漓，女人扑倒在地一声声惨叫……王旻如受辱的一幕又出现了，他一把捏住那个男人的手腕，左手将他的刀夺了下来，他挥动着带血的刀拦在人群面前，他的眼睛充血，五官扭曲，喘着粗气，所有人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都吓得往后倒退。

他转过身捡起地上的衣服把女人的头和上身蒙住。又有人捡了一块砖头，朝她的脑袋砸了下去。日本女人昏死过去了。

祝奕典把她关进牛栏房的木笼子。笼子是船运牛用的，又高又宽，他用马钉把门钉死。要打要杀的人不依不饶，隔着笼子发泄着他们的愤怒。祝奕典抢走了两根棍棒。他坐在门边，听着他们的哭喊声像秋天刮过洞庭湖平原的风，一阵阵呼呼而起，一阵阵尖啸。

雪恨者折腾了一个多时辰慢慢散去，女人们走时有的向祝奕典连吐唾沫。他像个木头人一样坐着。他等着她醒过来带她去王旻如的坟前。他后来沉沉睡去，醒来已是第二天中午。看看日本女人还是同样的姿势躺在地上，没有半点声息，她也许已经死了？

他去了牛形山王旻如的坟地，新泥还留有铲印，他一屁股坐在泥上，一坐就是半天。白杨树下，他在心里跟亡魂说着话：“这辈子我欠你的，下辈子一定加倍偿还。你的灵牌我先带着，等报了仇我就送你回家……”说着说着他流下了眼泪，一颗一颗落入新泥。

天快黑了，他又回到了牛栏房，他希望日本女人动一动，他愿意她还活着。救出女人的时候他没有想过自己这样做是要让她活下来，他只是忍受不了那么残忍的场面，女人是死是活他并不关心。现在他心里却冒出了希望她活着的念头。

她陌生奇异的声音在他耳边响了起来，让他想象一种生活场景，那